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四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

鄭小同

小同，北海高密人，大司農鄭玄之孫。文帝時爲郎中，高貴鄉公即位，進侍中，甘露中爲五更，陳留王初，加光祿大夫，爲司馬昭所鴆死。有《禮義》四卷，《鄭志》十一卷。

日蝕攷負議

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疏密，謬準交會，已爲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于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案《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已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于前矣。此爲古有其法，而今不察，是守官脩職，攷察無效，此有司之罪。通典七十八

張揖

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閒人魏初博士一云太和中爲博士

有廣雅四卷

上廣雅表

博士臣揖言臣聞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昊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倈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于後昆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攷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

無正論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為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陳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撢羣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箸于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為上中下、以鎮方徠俊哲洪秀偉彥之倫、扣其兩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諸、亦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孫該、

該字公達、任城人、為郎中、遷博士、司徒右長史、著作郎、出為陳郡太守、有集二卷、

三公山下神祠賦并序

趙國元氏縣西界有六神祠、吾覩其一焉、在陘山之陽、即三公祠

焉崇堂既峻危閣造雲檽軒臨萬仞之壑土木被丹藻之華是時寓目永日夕宿東序召彼故老訊之舊典云棟宇初興七十載三台耀靈寶降甘雨夫山㠯有形爲神神㠯無形爲主若乃歊烝于上雷動于下公田𧂐于多黍稷嬬利其滯穗亦茲邦之所㠯報歷葉不輟也于是援筆作賦昭神靈之有悉壯夏屋之弘麗

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一自后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趣戾衝后會谿高岸爲谷嶢峴阻旎梗林柰條逼迮進蹊行者息駕步趾于斯陟大嵊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瞰華殿之顯敞覩應門之嶈嶈神衣鬱蓊百堵周平洞房進排閶闔顧眄靈堂衆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天蹻騰驤累層岌嶪齊載長粱敷山藻于前棁綴榱槁㠯采章文綺朦其紛鱗洪葩瞰㠯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遑昏炎燎已光懸宰致祀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偏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其亂

曰坤作地勢、恆岳吐精、介逵蹊路、上秀太清、三后讚事、兩師不盈、有渰淒淒、潤我稼生、先人詠德、圖象垂形、攷之舊史、典謨無聲、埶文類聚七十九初學記十二白孔六帖案晉錄一百四十八引繇詠三公山下碑賦云九嶷白般朱如卿孫該之賦否三公山在燕地而孫詵劉宋人豈江南亦有此山邪附記于此俟攷、

琵琶賦

惟靈桐之奇生、于丹澤之北垠、下修條以迴固、上紛紛而干雲、開黃鍾以挺幹、表素質于蒼春、然後託乎公班、妙意橫施、四分六合、廣袤應規、迴風臨樂、刻飾流離、弦則岱谷檿絲、篚貢天府、伯奇執軏、杞妻抽緒、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絕而不茹、伶人鼓焉、景響豐硠、操暢駱驛、遊乎風飈、抑揚案捻、抵捌摧藏、爾乃叩少宮、騁明光、發下柱、展上腔、儀蔡氏之繁弦、放莊公之倍簧、于是酒酣日晚、改為秦聲、壯諒抗慨、土風所生、延年度曲、六彈俱成、紬邪存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滿而不盈、沈而不重、浮而不輕、綿駒遺謳

岱宗梁父淮南廣陵郢中激楚每至曲終歌闋亂以衆契上下奔鶩鹿奔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舒疾無方下闕 藝文類聚四十四又初學記十六引三條又文選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注又曹子建七啟注又御覽八百八

綏調平紘原本反始溫雅沖泰弘暢通理 初學記十六

諸葛誕

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黃初中以尚書郎爲樂陽令明帝時入爲吏部郎累遷御史中丞尚書免齊王時復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尋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封山陽亭侯徙鎮南將軍高貴鄉公時復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進封高平侯轉征東大將軍徵爲司空不受遂反大將軍司馬昭討斬之

殺樂綝表

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

被詔當代臣位，撫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欽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欽，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魏志諸葛誕傳注引魏末傳

毌丘儉

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將作大匠興子。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初為尚書郎，遷羽林監，出為洛陽典農，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徙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護烏丸校尉，以功封安邑侯，尋遷左將軍，領豫州刺史，轉鎮南將軍，徙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正元二年，矯明元郭太后詔討司馬師，衆潰見殺。有集二卷。

承露盤賦

偉神盤之殊異，邈迢迢以秀峙。已上二句依御覽七百五十八增樹根芳林，濯景

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䳭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涓均、撰蘭籍、簡良辰、采名金于昆吾、斬扶桑以爲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鼓陰陽而役神物、崇取力于烝民、用能弗經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于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于閬風、鳳凰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鵠集焉、卽而觀之、若璆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旣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于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淸露于飛雲、藝文類聚七十三

罪狀司馬師表

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

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
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
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
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舂聚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
當除國難又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
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敗績歷
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
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
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
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
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
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
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

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發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杖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

强勢、已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㠯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㠯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㠯完全社稷安主爲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案師之罪、宜加大辟、㠯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㠯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㠯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㠯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碏戮子、季友鴆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

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能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于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目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魏志毌丘儉傳注、

表

禹离之朝、不畜庸才、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

諫明帝治宮室疏

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魏志毋丘儉傳時為洛陽典農、

上疏請定遼東 景初元年七月

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魏志衛臻傳、

上言劉整鄭像宜差異子弟

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敕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

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六年，鎮東將軍毌丘儉上言

與大將軍曹爽書薦裴秀

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于鄉黨，高聲聞于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晉書裴秀傳，時儉為度遼將軍。

報弟書

今別致縑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北堂書鈔御覽八百十四

承露盤銘

赫赫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瑰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岧岧，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摭，少昊惟嫓，我后斯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藝文類聚七十三

秦靜

靜爲博士、進祕書監、

祠祀不宜稱詔議

祭法七祀有國行、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俗廢行而祀井、武帝始定天下、與復舊祀、造祭祀門戶井竈中霤文帝稱詔、靜案凡諸祠祀所以尊敬神靈、不宜稱詔、御覽五百二十九引魏名臣奏、

臘用日議

吉禮出行有祖祭、歲終祫合百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土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

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通典四十四、又略見續漢禮儀志中注補、

上瑞圖告廟議

靈命瑞圖、可祀天皇大帝五精之帝、于洛陽祀南郊所祭、祭訖奉詣冊文脯醢酒、告太祖廟、藏冊于石函、通典五十五、

冕服議

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宋書禮志五、

上告瑞祝文

孝孫皇帝諱使太尉臣某、以靈命瑞圖冊告于天郊、事訖、將納冊于石函、謹使太常臣某、帥有司以脯醢旨酒、敢昭告于皇祖武皇帝、以武皇后卞氏配、尚饗、通典五十五、

辟[illegible]

悌字孝威，東郡人。爲兗州從事，拜泰山太守。曹公定冀州，引爲長史，除魏郡太守。黃初中，拜尚書令。太和末，歷督軍中領軍。青龍中爲尚書。

奏請瑞圖告廟

涼州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留臺，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廟。通典五十五。

趙怡

怡，太和中爲博士。

祀天樂用宮懸議

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案今天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通典一百四十七。

皇后銘旌議

祖號所吕稱廟、不宜吕題旌、禮未有主作重、旣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門外之左、通典八十四、

左延年

延年太和中、爲叶律中郎將、

祀天樂用宮懸議

案周禮吕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今宗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通典一百四十七、

和洽

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太和中、爲太常、卒謚簡侯、

時風不至奏宜節儉

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吕民爲本、民吕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吕先王務蠲煩費、吕專耕農、自春夏吕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𡿖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

于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于資食倉府衍于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備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魏志和洽傳）

趙咨

咨字君初河內溫人太和中為尚書遷太常（見司馬朗傳案後漢書有趙咨吳志孫權傳又有趙咨字德度南陽人皆非此）

奏諫興作

臣咨言今作洛陽宮殿取白石之人鑽山索異石緊石求雲母口役之事莫過于此也（書鈔一百六十引魏名臣奏）

奏論賜謚

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勳于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通典一百四、

奏明帝外祖母服

哭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幘進賢冠、阜服十五舉聲則罷通典八十一

程喜

喜、字申伯、青龍中、青州刺史齊王時、爲征北將軍、

答詔問管寧

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阜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强、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于園圃、臣揆寧前後

辭讓之意、獨自已生長潛逸、耆艾皆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蓋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魏志管甯傳

張茂

茂字彥林、沛人、青龍中、爲太子舍人、

上書諫明帝奪士女以配戰士

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貫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

懽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于海表軍師高枕

職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張茂乃上書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一

杜摯

摯字德魯、河東人、明帝時郎中令、補校書郎、有集二卷、

笳賦 并序

昔李伯陽避亂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造斯樂、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宋書樂志一、文選西京賦注、通典一百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一

唯葭蘆之爲物、諒絜劲之自然、託妙體于阿澤、歷百代而不遷、于是秋節既至、百物具成、嚴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翼、蟋蟀悲鳴、羈旅之士、感時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揚清、吹東角、動南徵、清羽發、濁商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倏爾却轉、忽焉前引、或縕縕以和懌、或悽悽以噍殺、或漂淫以輕浮、或遲重以沈滯、藝文類聚四十四

文欽

欽字仲若，譙人。明帝時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轉廬江太守、鷹揚將軍，尋加冠軍將軍。齊王時，為前將軍，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高貴鄉公初，與毌丘儉舉兵討大將軍司馬師，兵敗入吳，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封譙侯。後救諸葛誕，為誕所殺。

降吳表

臯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于天，雖側伏閒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于弊仆。前與毌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埽除凶孽，誠臣慺慺懇惻所執。留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竊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

歸命聖化，懸命封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悅悚，伏須罪誅。魏志毋丘儉傳注。

與郭淮書

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公侯特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嫉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弒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毋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毋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埽除姦逆，

企踵西望，不得聲問，督望諸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于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毌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毌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毌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顛閡，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讎，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祐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于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人以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

僕干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煩偏取以爲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胷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業耳深思鄙言若忍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教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蓋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魏志毌丘儉傳注）

辟諱

諱明帝時博士

王濬母出還葬議

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爭子然則論罪不可以不原心爲子不可以不義諍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遘疾不任理喪禮疾飲酒食肉蓋急于性命而權正理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沈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嬰時家有壯子明證本末直道而爭

豈令慈母已非罪受不義哉。攷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還安域兆，使嚴父無違禮之舉，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通典一百二、

楊暨

暨字休先，滎陽人。驍騎將軍偕之子。明帝時爲中領軍將軍，卒謚肅侯。

上明帝表

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魏志張魯傳注引魏名臣奏。

隱蕃

蕃青州人。明帝使詐叛歸吳，求作廷尉，以離閒大臣，事覺，閉口而死。

歸吳上書

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志胡綜傳

丁謐

謐字彥靖、沛國人、明帝時爲度支郎中、齊王時、遷散騎常侍、轉尚書、坐曹爽誅、

肉刑論

堯典曰、象之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人、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人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刑、劓刵椓黥、此肉刑在于蚩尤之代、而堯舜

㠯流放代之故黥則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立刑之數亦不具于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于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通典一百六十八

杜布

布明帝時爲博士

會喪宜去冠議

論語曰羔裘玄冠不㠯弔故周人去玄冠代㠯素弁漢去玄冠代㠯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單禮韋弁冠今者亦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案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㠯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㠯去玄冠代之㠯素是㠯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

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通典八十一、又八十二、杜祐非杜希、

張敷

敷、明帝時博士、

薨卒不祿議

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卒、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通典八十三、

杜恕

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尚書僕射畿子、明帝時、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出爲弘農太守、齊王時、轉趙相、以疾去、擢河東太守、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拜御史中丞、出爲幽州刺史、加建

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免爲庶人咸章武卒有體論四卷

篤論四卷 案篤論即杜氏新書

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魏志徐邈傳注引魏名臣奏黃門侍郎杜恕表

表韓觀王昶

請令刺史專民事勿典兵疏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于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以所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

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于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于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

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吕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吕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侶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于親貴固不犯四難吕求忠愛此古今之所當患也（魏志杜畿傳）

議攷課疏

書稱明試吕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吕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于吕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吕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

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于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于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盡、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

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于免負、立朝不忘于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魏志杜畿傳 又通典十五、

諫聽廉昭言事疏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

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于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

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

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
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
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
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
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
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
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
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
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寺
閹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
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
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
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于受屬

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于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于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迕者也迫于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

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已忽也、魏志杜畿傳

奏事

漢故事、人民疾病、責之司徒、御覽二百七引魏名臣奏黃門杜恕奏、

家事戒稱張閣

張子臺視之如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惡、毅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魏志邴原傳注、御覽五百九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二

杜恕二

體論

謹案隋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舊新唐志同恕字務伯畿子征南大將軍杜預之父也官御史中丞出刺幽州已斬鮮卑小子一人為程喜所劾免為庶人徙章武阮武謂恕曰今向閑暇可潛思成一家言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嘉平四年卒于徙所魏志有傳八篇者一曰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聽察八用兵四卷者卷凡二篇其書蓋亡于唐末羣書治要載有六千餘言不著篇名審觀知是君臣行政法聽察六篇其餘言篇用兵篇略見御覽六帖而意林已自敘

終焉今錄出校定爲一卷恕又有篤論別載于後嘉慶二十年
歲次乙亥二月既望

君第一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猶遊雲霧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翕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瑣瑣皆不足任也堯舜之君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誑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脩其身所以御羣臣也

所㠯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已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㠯古之聖君之于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撤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于自然、形于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㠯誠待其臣而望其臣㠯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險舊作儉㠯意改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㠯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㠯尊君取容于人主、下㠯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也、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㠯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

也且夫術家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于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謂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人（本脫人字依長短經是非引加）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髡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于職此卽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

佀之閒、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㠯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意林作陰、避唐諱、因改就孫子也、）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㠯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于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纇、然天下寶之者、不㠯小故妨大美也、不㠯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于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佀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㠯梏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㠯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

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對齊景公、君若棄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棄禮任術之君之于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雖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案除去猶言且無論）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于索人、逸于任之、不疑于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于弒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極不得其所

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疏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于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汉其端愨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羣書治要

臣第二

凡人臣之于其君也猶四肢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

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聽也然則君人者安可㠯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㠯斯須無君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尙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于手足可謂無閒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濟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閒之故使其臣自疑于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㠯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惑于僞術佀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于家門欲㠯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于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㠯篤信義又著㠯此立身㠯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㠯求親不偷悅㠯苟合公家之利知

無不爲也上足吕尊主安國下足吕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下比吕闇上不上同吕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吕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于臣主之分出入于治亂之閒或被褐懷玉吕待時或巧言令色吕容身又可勝盡哉是吕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于道不傲世吕華衆不立高吕爲名不爲苟得吕偷安不爲苟免而無恥夫脩之于鄉閭壞之于朝廷可惜也脩之于己立壞之于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吕有殺身吕成仁無求生吕害仁況害仁吕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若夫智

慮足吕圖國忠貞足吕悟主公平足吕懷衆溫柔足吕服人不誹毀吕取進不刻人吕自入不苟容吕隱忠不耽祿吕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于上則民安行于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于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于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傴僂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吕沖爲臣之禮也夫不憂主之不尊于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吕爲恥也凡人臣之論所吕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于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吕壹民外足吕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吕彿君身之所短不當有吕字取功此明

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愨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于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偽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修諸內，而讓之于外，務積于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意林作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汙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意林作植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于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即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即爲翟璜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羣書治要。

言第三

東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辭、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白孔六帖三十、御覽三百六十七、引杜恕論、當在言篇

行第四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皁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愼趣舍焉、羣書治要

君子居必選鄉、游必擇士、意林

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掩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徼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

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于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羣書治要

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 御覽八百三十六

政第五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大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

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處國于不傾之地、積政于萬全之鄉、載德于不止之輿、行令于無竭之倉、使民于不爭之塗、開法于必得之方、處國下四句、字依意林加、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掩聰也、概夫奬俗偷薄之政、當有脫字、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雖識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

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當有故曰二字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庶民下十八字依意林加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為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當有之情二字、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儉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汙也、是以為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邪、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羣書治要

法第六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于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于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于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化

道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敘、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皐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訊與誶通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恥、免而無恥、則民安所居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于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

而奸邪竝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即位躬脩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于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于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舊校云固疑罔）積密文書盈于機格典者不能徧覩姦吏因緣為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效（舊校云效疑劾）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鍊飾治成辭于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誣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羣書治要）

聽察第七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

數有所亂矣、人主吕獨聽之聰、攷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謀而益至、吕千閭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于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蓋已之策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攷、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攷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吕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闇一聰也、在于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

之計，納靳尙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于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于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羣書治要

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曁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尙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

而賢（舊校云賢當作監）之目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攷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諦其門戶乎、其敗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已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于人者、順志養氣也、歡康之處、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欲、麗服遊體、遊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閉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此前後文當有體字）覺飢餓之隱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廈、居重陰之玄堂、褰羅帷以來清風、烈（當作冽）、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與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舊校云綿疑錦）衾貂蓐、螢茵累席、居隩

密之深室、處複帝之重幄、織猛炭于室隅、已起溫、御玉卮之旨酒、已禦寒、欻欻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暑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已起牖遺忘乎、羣書治要、

用兵第八

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已威不軌而昭文德、所已討彊暴而除殘賊也、聖人已興、亂人已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

濫殺無辜之民、已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已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卒卒之彊、矜其變詐之謀、欲已定威取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誅其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已義、終之已仁、將已存亡、非已危存也、將已

禁暴非以爲暴也

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掇德克其國而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行從之遊也湯武之師用兵之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普其民道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治家國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已上六條並御覽二百七十一

恕性疏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又屢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議，或寧甲謗乙所親，或寧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意林

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勝殘去殺，莫善于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三國志本傳引杜氏新書，治要用體論自敘篇

篤論

謹案隋志雜家，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亡，舊新唐志著于錄，至宋復亡，魏志本傳，稱恕所著有體論，與性論，無篤論，據意林引篤論，水性勝火，人性勝志，故貨性行二事，證知興性即篤論之

首篇據意林及御覽證知裴松之所引杜氏新書即篤論之末篇其書前數篇出恕手後述叙家世歷官引及魏書并引及王隱晉書證知東晉時編附故稱新書猶今之全書而篤論其總名也故梁七錄唐志有篤論無新書余既校輯體論因并采錄篤論依意林次第編定之本傳三疏皆當在篤論中既入文集不復載也嘉慶二十年歲次乙亥二月十九日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强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强而性弱意林

攷實性行莫過于鄉閭校才選能莫善于對策意林 案此二條當是與體論

漢伐匈奴取胡麻蒲萄大麥苜蓿示廣地藝文類聚八十七引杜恕篤論 案此條篤論之言邊事者遂是篇名

聖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

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當于民心，合于道理，所斷于民者，不行于身，公之也。御覽六百三十六

日給之華，與柰相侶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虛偽之態，與眞實相侶也。虛偽敗而眞實成。御覽九百九十

夫萍之浮，與蓤之浮相侶也。蓤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御覽九百七十五，又一千。

杜氏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杜鄴。意林。案此敘傳篇

畿字伯侯，魏書有傳。意林。案魏書王沈撰，沈卒于晉泰始二年，恕卒于魏嘉平四年，魏書之成，未必在嘉平前，則敘傳後人臚附。

畿爲河東太守，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于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于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志

杜畿傳注御覽九百六十五竝引杜氏新書

畿長子恕字務伯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少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吕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于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意林引傳論案意林作畿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故名曰理少子恕字務伯意林轉寫不無倒誤處吕伯仲叔爲次今依本傳注爲正

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吕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吕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是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吕合時豐吕顯仕朝廷恕猶家居自若明帝吕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魏志本傳

注引杜氏新書。

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俁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

陛下謂吕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前世之稷契、坐待後來之俊乂、可能治乎、意林引篤論。案此疏魏志本傳有全文、疑本傳所載三疏皆當在篤論中、今旣入文集不復具載。

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隖、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

恕在河東、坐臥恆避父住處、意林

程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宋權、御覽作璀、示之吕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吕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吕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吕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東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

已年五十二、不見廢棄者、若字依御覽加頗亦遺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耳、耳字依御覽加何足有所明邪、邪字依御覽加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徧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順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諾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于是遂深文劾恕、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典論、

阮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督糧道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銜兼署鹽運使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二終